

賴瑞和《杜甫的五城》

◎張春榮



杜甫的五城／爾雅／十二月

《杜甫的五城》是現代遊子沾滿唐代文史光影的行旅之作，以沉靜回味之筆、平實樂觀之心，描繪九次壯遊中國的耳聞身受，眼見心悟。副標題「一個火車迷的中國壯遊」，除了道出九次行走係為「非旅遊熱點」的「壯麗山河之遊」外；同時，也點出自己始於三十五歲的「壯年之遊」，由「而立」邁進「不惑」；隱隱約約與杜甫大曆元年〈壯遊〉一詩（時值五十五歲）歷世閱身的情懷遙相對映。

全書盎然獨到的趣味，建立在作者採取低

姿態，混跡同塵，拉近距離，泯除自己和大陸同胞穿著裝扮的差異上。因此，作者融入風景，融入族群，以「民吾同胞」之親切平常心，剝落外來觀光者的矯揉身段，去除對立的排斥，沒有處處礙眼棘手，以先進視落後的批判；有的只是悠然見慣的接受，自動調適的賞玩。於是在全書瀟灑的飄泊之感中，浮升之恆長啓航的持續移動裡；到處透顯出向四周環境看齊的平實，散發出曖曖含光自我「改善」（頁十四、三十三、六十、一三三）的戲劇性喜感。

全書最大的獲益，在於作者「讀萬卷書」、「行萬里路」，將知識的「語境」得以落實。經由檢驗與求真，歷史中習焉模糊的說辭，得以清晰掌握；詩文中望文生義的自由聯想，得以凝定確知。如杜甫七律〈秋興八首〉之一：「聞道長安似奕棋，百年世事不勝悲」，書中述說「似奕棋」三字：「一語雙關，既指長安政局像奕棋般，不可捉摸」，「亦指長安街道，規劃得像棋盤一樣井井有序」（〈長安水邊多麗人〉，頁七四）；至於李商隱〈登樂遊原〉五絕中「向晚意不適，驅車登古原」，書中則明白指出「登」樂遊原之必要。無不透過地理、景觀的確切理解，讓詩意更形定向集中。又如王維〈使至塞上〉五律中名句：「大漠孤煙直，長河落日圓」，塞外風景構成幾何圖形（「直」、「圓」）的鮮活對比，書中直接描繪，證實「大漠孤煙直」是如在目前的塞外景致。由此觀《紅樓夢》中香菱和黛玉論詩：「我看他〈塞上〉一首，內一聯云：『大漠孤煙直，長河落日圓』。想來煙如何直？日自然是圓的。這『直』字似無理，『圓』字似太俗。合上書一想，倒像是見了這景的，要

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，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」（四十八回），香菱雖未至塞外，然身在江南，以意迷志的體會，逼近實景，足見靈犀相契，正可以相互抉微發明。另如柳宗元〈寄韋珩〉七古，寫剛至柳州灘水，只見四周：「陰森野葛交蔽日，懸蛇結虺如蒲萄」，書中指出：「當年，柳宗元初抵柳州，發現原始樹上懸掛著的蛇，正像葡萄一樣：『陰森野葛交蔽日，懸蛇結虺如蒲萄』。這意象很妙，唐代的其他詩人當中，好像還沒有如此高遠的想像。如今看著這些倒懸的葡萄，我覺得它們倒真像柳宗元詩中的真蛇一樣，掛在那裡，隨風輕輕擺動」（〈入西域記〉，頁一三〇），千載之下，驚見柳宗元（西元七七三～八一九年）意象，詭異奇崛，於今觀之，適足以激發聯想，切中物態。凡此，均為作者尋幽興懷中精采活絡之處。

其次，自時空座標的往返出入中，全書以徵實求索為主調，諸多「想當然」的疑雲謎團，得以懸解撥除。如：柳宗元「貶官」柳州只是「外放」、「鹽池」並非池塘、杜甫「五城」的實際距離為何、北宋年間〈大悲菩薩傳〉碑文全貌、「依山為陵」、「鑿山為陵」的正確解釋、初唐將領戰敗何以多「遠走平涼」、李白〈獨坐敬亭山〉詩中「獨坐」之故、林則徐虎門「銷煙法」等，均在地理勘察中加以澄清；其次，輔以敏銳感性的文學筆致，捕捉大陸獨到的用詞（如：「中下檔」、「雅座」、「普客」、「墟」、「包餐」、「菜譜」、「饟」、「拖拉機」等），注意各地特殊動詞的語感（如：「彈」牙、「提」一個小包包、「攔」了不少魚肉、「喝」掉兩個大西瓜、「抱」出

一條大鯉魚），體會充滿遐想的小鎮地名（如：甘肅「夏河」、陝西「哭泉」、山西「三岔」、湖南「羅依溪」、甘肅陝西交界處的「天堂」、「雨亭」），以及凝視歷史時空的示現，再加上「驚喜」、「福氣」、「欣賞」的寬和心態，形成饒富興味的清麗敘述。

大體而言，賴瑞和《杜甫的五城》，不同於旅行文學中全然抒發文化鄉愁的大塊潑墨山水，亦不同於精雕細琢的工筆畫作；而以自己專業知識為基石，平易攤開一幅縱深景深的長卷，讓讀者在「故國神遊」之際，拓展物質（大陸各地小吃）與精神（歷史文物）的向度，深獲美食味蕾與文史光澤的雙重享受。